

清除掉，要真正跳出人的这层理，“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转法轮》〈论语〉）。另外，他的一句“哪有善啊”也让我心里一惊（也可能不是说我），但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常人竟说出没有善，我三番五次的对他劝善，他却没体会到善，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自己是掺杂着情与私的成份，慈悲心不够啊，不然怎能打动不了他们的心呢？

想想自己由于几次对他们讲真相都不接受，而且他们表现还很恶，根本就不听我讲，自己有点儿为难了，心想他们太难救了，不如去救陌生人还好救点儿，但用大法标准衡量一下差的太远了。因为自己是带着自我观念的，有证实自己的心，心想：都是老同事了，我告诉你们好事却听不进去，太伤自尊了，而别的同事甚至许多陌生人都能听我劝善，唯独他们自以为是，其实是我自以为是，让他们表现出来给我看，让我修的，我必须去掉执著自我这个观念，去掉情，不能把他们当成特殊的众生，不能做到心系所有的众生，谈不上慈悲呀。众生在迷中，受邪党毒害那么深，不知生命之危，想想真是可怜，我们不救他们就完了，怎么还能怨他们呢？应该无怨无悔的去救人哪，如果是因为自己的执著，耽误了救人，那可是历史的罪人啊，所以自己决定，还得去救那些难救之人。

其实放下自我，放下情，不怕丢面子伤自尊，真正慈悲的心态平和的去做的时候并不难。我有一个老邻居是党员，我第一次向他讲真相劝退时，他说：吃共产（邪）党的，喝共产（邪）党的，还反对共产（邪）党，不退。我没有灰心，过段时间我又到他家，心平气和的对谈了一下午，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骗人的伎俩，他终于明白了，高兴的退出了邪党组织，最后他说：你这么好的心态，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也明白了，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我唯有努力再精进，才不负师恩。

同修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紧随恩师，抓紧做好三件事，坚定的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多多救人抢人，众生在眼巴巴的指望着我们，我们应为这段历史留下辉煌的一页。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九年
三月十九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二十）

在正法修炼中不断的成熟（上）	2
在正法修炼中不断的成熟（下）	8
几番风雨洗征尘	16
放下怕心救人	23
信师信法 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26
我的修炼历程	31
不辜负师父的希望 走好证实法的路	37
不辜负师尊与众生的嘱托	42
七年面对面讲真相中的点滴体悟	47

在正法修炼中不断的成熟（上）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静

师父讲：“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精进要旨二》〈路〉）

一、幸得大法 沐浴在师恩浩荡之中

一九九八年五月刚接触大法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当时因为母亲多种疾病缠身，在求医已无门路之下，母亲开始走进大法修炼，而我则是抱着一种对武功有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学。记的刚到炼功点和辅导员学动作，我就把法轮桩法都炼下来了，炼完后感觉浑身轻松，没有一点胳膊举久了酸痛的感觉，就这样，我每天都坚持去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母亲在一个大屋子里，这时忽然看见了师父，心里非常激动，母亲说到：“师父，您看我这腿怎么也盘不上呀？”师父微微一笑说道：“是吗？我看看。”说着右手在母亲散盘的腿上方轻轻一拂，顿时母亲的双盘盘的规规矩矩的。醒来后，我非常疑惑，母亲因曾患有风湿和腰椎盘突出，导致一腿长一腿短，炼功时，勉强能将右腿搬到左腿上，即使是单盘也不十分整齐，象架个高射炮一样，莫非……于是赶紧找到母亲说：“妈，你快把腿盘上。”母亲这时很激动的说：“今天早上炼完功，我当时心里很难过，看见人家老爷子都能将双盘盘的那么好，而我却单盘都这么难看，我就坐下盘，结果我竟能双盘了！”说着母亲也已经把腿盘好了，和梦中一样的规整。而我嘴里喃喃道：“是师父！是师父帮你盘上的！”

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殊胜、神奇，我和当时的辅导员说：“这法轮功可不同于别的气功呀，这是修炼呀。”辅导员惊讶的看着我：“这小姑娘还挺有悟性的。”我也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念，每天上学放学以及课间时间都用来背《精进要旨》。同学们都知道我炼功，每逢周六周日

破除一切观念，随其自然，只要有机会，什么人都救，但不要执著。归根结底还是个基点问题，要一切都为众生着想，无私无我，就不要有分别心。

三、用真正慈悲的心态去做

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平时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或遇到了什么事，都要找找自己，是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特别在讲真相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回想自己刚开始讲真相时，由于对法理认识不深，有些真相了解的不透彻，所以有时就被世人问住，底气不足就卡壳了，有人专捡自己不太清楚的事提问，后来随着自己不断认真学法、背法（现在自己在背第五遍《转法轮》）对法理认识越来越清，真相也都了解了，常人也问不倒了，一讲就接受了，不接受的只是一小部份。

有一段时间，有人总提钱的事，张嘴就是钱，你对他讲真相，他说给钱吗？什么“共产（邪）党给我钱”等等，甚至有个同事在一次宴会上对我说：“你每月给我五千元钱，我俩就把党票废了（他俩都是我劝了几次都不肯三退的人）”。我一听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就是动心了，被情带动着，不然不认识的人说钱为什么可以谅解，熟人就不一样了呢？心想：现在的人怎么都变异到这个份上了，我在救你的命，反过来还得给你钱，难道你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还得给你钱吗？简直是掉到钱眼里了。争斗心也起来了，所以回了他一句，你的命就值五千块钱吗？善良的心是用钱买不来的，别说五千，五亿元也买不到。

那次宴会我也劝退了十来个人，唯独他们俩人不听劝。过后我反思一下：他们总提钱的事，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受邪党毒害太深，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事事为钱转，一切向钱看；另一方面是不是与自己心性有关呢？总是让自己听到钱的事，是不是自己的利益之心没放干净呢？平时自己总觉得对物质利益看的很淡了，我相信师父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所以凡事都随其自然，不执著不在乎。说是不在乎，可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去掉的，必须在长期艰苦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魔炼中才能修去的，大的方面自己比较注意，基本能把握好，但在一些小事上还能反映出执著来，这说明是观念在起作用，我不能认可它，坚决破除它、

气馁，只管去做，能救一个是一个。看看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怎么能高兴得了呢，只为众生能得救，什么执著都不留。

有一次我到一個封闭的交易市场去讲真相，里面有保安，我并没想那么多，一边讲一边发资料，出来后，又到附近一个单位去找一个朋友，朋友正在忙工作，我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那单位找朋友讲真相，她说：“上次你刚走，就来了一个保安，说找一个发资料的法轮功。”我听后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让我及时离开了。

很多时候都是心想事成，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有一个同事是邪党党员，到外地去了，有段时间听说他回来了，我想找他讲真相，但又不方便去他家，于是我想：如果能在外面碰到他就好了，结果没几天真的在外面碰到了。有这么伟大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们，还有谁能挡住我们去救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走出来，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啊。

二、同修是镜子，能对照自己

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如能时时向内找，其中会暴露出很多平时不易觉察的执著心，正是清除它的好机会。特别是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时，同修身上的闪光点会激励自己奋起直追。比如有一次，我与同修去大路边准备对聚集在那里的民工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在那儿等活儿干，我俩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就坐下来与他们聊起来，很快就切入正题，讲了大法真相并劝三退，结果十多个人，只有一人不接受，其余都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但正在下棋的我们沒有打搅，还有几个去干活儿没回来的，我们准备改天再去。过了几天，我俩又去了，第一眼我就看到那个不接受真相的人，心想先不对他讲，最后再说，就对别人先开口了，可是没想到同修第一个就奔他去了，态度祥和的对他说了起来，很快就得到了那人的认可，高兴的做了三退。

当时由于忙着讲真相，我也没多想什么，过后想想同修，再对照一下自己，真是惭愧，同修能放下自我，一心救人，多么纯净的一颗心啊，而我呢？还在执著自我，被人的观念左右着，深挖一下就是私心在作怪，反思一下自己有时就是这样想的，没得救的人多的很，先挑好救的救，不好救的先放一放，省的耽误时间，这样好象也有点儿道理，但是却失去了一些有缘人，所以最后我想，放下一切人心执著，

还有的同学特意到炼功点去看我们集体洪法炼功。接下来的日子，父母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我的天目也能看到了另外空间许多美妙的景象；全家都能一起在法上认识，遇到事也不再常人一样的争执，切身的体会到了沐浴在师恩的慈悲浩荡之中，真的是无以言表。于是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早晨父母拿着录音机到炼功点集体炼功，晚间同修则都到我家一起学法，每逢休息日我们一起到周边农村去洪法，正如师父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

（《精進要旨》〈悟〉）眼见着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

二、血腥迫害 走出来维护大法

（一）迫害初始 我决定要走出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包片民警来到我家让我们看邪党的新闻。当看到电视上种种侮辱师父，侮辱大法的丑恶行径时，我不禁失声痛哭，我一次又一次的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而我们又该怎么做？一夜的辗转难眠，清早四点起床毅然同父母一起去了炼功点，结果那里早已被警察包围，有几个同修也在此时来到了炼功点，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来。与此同时也传来了辅导员被恶警控制在了炼功点附近的宾馆里，有的同修说可能辅导员会被抓起来。

抓起来？送到看守所吗？当时脑子里特别混乱，特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很多曾经一起朝夕相处的功友因此不再露面了，我和父母商议该怎么办，不能这样在家坐以待毙，任凭邪恶如此嚣张猖狂的侮辱师父诋毁大法，而当时邪恶也已经把我家列为了重点对像。街道办、片警曾几次三番的上门盘查，让我们放弃修炼，那时全家的心态很纯，不断的向他们讲真相，揭露谎言，最后他们了解了真相就不怎么来我家干扰了。

父亲开始联系到了市里的同修，从那里拿到了各种真相传单、条幅，和当时仅能走出来的几名同修一起散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因为父亲在一横幅上写了名字然后连同上访信一同转到北京信访办，几天后正当我们准备进京讨说法，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时候，公安局已经带人将我家团团围住，进屋直接非法抄家。当一警察走到另一屋中时，我突然想到有一本《精進要旨》在桌上放着，我当时心里求师父：千万不要让警察看到。结果那警察果真就象根本看不到一样。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及同修八人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当他们看到我年龄最小时，开始从我身上下“功夫”，当时恶警诱骗我，说了就马上回家，不用在这里遭罪。看我不配合马上撕下了伪善的面具，恐吓我说要无限期的关押我。当时因为年龄小更没有涉世的经验，就以为真的会在这里关上一辈子了，但是我明白自己修的是什么，也清楚大法是正法，任凭你邪恶如何的造谣、诽谤、疯狂迫害，我也不怕。三天后我安然的回到了家中。

（二）揭露迫害真相 唤醒了世人的良知

弥天大谎愈演愈烈，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邪党集团炮制出“天安门自焚”。我在学校的环境也越发的紧张起来，老师和同学们被邪恶的谎言所蒙蔽，都不愿意接近我，每天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面对种种造谣中伤，我一时间也消极起来，开始产生辍学的念头。回到家中冷静的学法，发现自己还是对法不坚定，遇到困难就畏惧，不敢面对，接连几天中我不断的背诵师父的《见真性》：“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

当学到“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精进要旨二》〈位置〉）顿时茅塞顿开，用一种很平静而又慈悲众生的心态向学校领导写了一封澄清事实讲清真相的信，同时自己平时严格的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处处以法为师。渐渐的有同学愿意和我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问题并接受了我讲的真相，明白了大法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班主任在毕业留言中曾这样写道：你是个脱俗的女孩，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纯真纯善的境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当我们的真相讲到了位，当曾经被邪恶一言堂谎言欺骗的人明白了真相时，不但会明显的感觉周围的环境开始宽松了，而且明白真相的常人也变成了一个正义的活媒体。

举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二零零一年七月高考结束，第二天我和母亲因为讲真相被迫害到了看守所，几天后有一个同学得知我被抓的消息后，赶紧通知了班上的其他同学，后来多方打听得知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后，结果全班数十名同学一起到公安局要人，每天他们都聚集到看守所的大门向过往的群众讲我如何被迫害，有的同学还查到了公安局长的电话（手机，单位电话，家庭电话）每天不断的打电话

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信师信法，静心学法、背法，严格按大法标准去做，不忘自己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会感悟到师父就在身边，随时呵护着我们。一切都由师父安排，我们只不过是做做表面上的事，动动嘴，跑跑腿，去去怕心与执著，从而提高心性树立威德。师父就看我们的心，心性到位了，一切都到位。我每次出去讲真相之前，都要认真学法、发正念、背几遍“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洪吟二》〈法正乾坤〉），纯净心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干扰，心中只有救人这一念，这样所到之处，世人基本都能得救。而一动人心就会有干扰。

记得有一次参加同事孩子的婚宴，心想：正是救度有缘人的好机会，我事先做了准备，头一天背了十页《转法轮》，早上给师父上香时，请师父加持，然后正念十足的出发了。走不多远，碰到一个问路的人，我指给她，然后对她说：“老妹先别走，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她马上说：“我有急事”，就走了。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一念：出师不利。但我立刻警觉了，是邪恶在干扰我，妄图让我丧失信心，放弃救人，怎么可能呢，我正念强的很，就是要救人，谁也挡不住，谁挡谁的罪。我开始背法：

“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的心态可能有点儿问题，仔细想想自己的一思一念，有点儿强烈的急于求成的心，想着今天一定得把那些有缘人救了，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平时很难找到他们。这不也是执著吗，把心放下，顺其自然的去做，不求结果，正念正行，必然水到渠成。自己只管去做，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就这样，自己一路背法、发正念，到婚礼现场，一切顺畅，想找的人都自动向我靠拢，而且一说就通，一劝就退，没有拒绝的，该救的人都救了，共二十八个，多数是党员，这时自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宴会结束了，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人，发现真有一个是丈夫单位的，我急忙去对他说三退的事，他却不相信这些事。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起了欢喜心，又被邪恶干扰了。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劝退多少人也不起欢喜心了，有时我和同修去工地，一天能劝退三、四十人，也没起欢喜心，有时只劝退三、五个，也不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九九年春天得法的。当我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得之恨晚，所以我抢时间学法、炼功。

“七·二零”之前几个月时间，我通读了二十多遍《转法轮》，而且五套功法每天坚持炼，一个月时间炼静功可以双盘半个小时，身体很快得到了净化，胃肠炎、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当时不太明白，只觉的太神奇，现在看来，是慈悲的师父在往上拔自己。我暗自庆幸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的是无价之宝。从此以后，我决心坚修大法到底，跟师父回家。

回顾九年多以来，尽管邪恶疯狂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经历了疾风暴雨，闯过了层层魔难，我也曾被绑架迫害。那是在二零零零年，自己因去北京证实大法，为师父与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后被绑架，关看守所迫害，一个月后闯出。正法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是一个心眼儿的往前闯，从没动摇过。全靠师尊的慈悲呵护，才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其中体悟很多，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只是觉得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有些体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师父就在身边

二零零二年，我学了《北美巡回讲法》后，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是救度众生，于是就开始走出来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在这之前只是发发资料，有时向亲朋好友讲一讲。零五年开始劝三退。近七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坚持不懈的去做，包括所谓的敏感日及奥运都没停止。几年来先后与四位同修配合，酸甜苦辣尝个遍。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世人逐渐觉醒，随着自己心性在魔炼中不断提高，再苦再难也觉得是甜了。看到那么多众生都得救了，自己是真的很欣慰，因为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救度众生。看到还有很多人没得救，我心里很急，恨不能象孙悟空那样有分身术，分出千万人来救更多的众生，因为个人再努力毕竟救的人数有限。几年下来，估计也就是几千人吧，因为我并没有计数。这其中是大法弟子整体努力的结果，因为很多人是看过资料或听过真相的。

要人，一时间起到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很多人都议论起来公安局竟关起好人来，连孩子都不放过。出于社会上的舆论压力，半个月时间我和母亲顺利的回到了家中。当同学们看到我时都非常激动，有的开玩笑说：“你可是我们常人给营救出来的。”

片警也随即来到我家，满怀歉意的说这些天让我受苦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名警察已经完全了解了真相，并暗地里支持大法，此事也与他无关）。晚上，片警还把他的妻子带来听我们讲真相，并且留下五十元钱说：“大哥全家都是好人，这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买点肉吃吧，一定要留下，这可不是××党的钱。”回过头来对他的妻子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上哪找呀？看看人家。”几天后为了进一步讲清真相借机拜访了这位片警的家，当时只有他年迈的父母在家，一听说是我们，高兴的说：“早就听儿子说起过你们了，他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

高考成绩下来时，我的分数被政法委给刷了下来，原本考上的学校也这样付之东流了。知道后，一股火造成嗓子立刻沙哑的说不出话来，觉也睡不好了，父亲也在此时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母亲被监视居住，当时感觉又一次天塌下来一样，真是剜心透骨的难过。冷静下来发现自己还存在严重的名利心和对人间所谓幸福美好的执著。

师父在经文中讲过：“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的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你们知道吗？”

（《精进要旨二》〈理性〉）这不正是我利用来揭露邪恶向世人讲清真相的绝好机会吗？于是我逢人便讲，做好人不但被抓，连前途都被剥夺了，好多人了解到了我的遭遇后纷纷指责××党不应该迫害大法，这样一个传一个，明显的感觉到邪恶已经胆战心惊了。过了几天临近开学了，学校给我送来另一份录取通知书，问我去不去？我当时看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学好了将来一定会为法所用的，于是踏上了求学的路程。

在新的环境中身边的老师同学仍旧大部份不明真相，我牢记师父教诲：“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的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

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象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校表现学习优越，和同学也相处的融洽，并常在适当的时候向身边的人讲真相，特别是同寝室的姐妹都很愿意听我给她们讲大法的洪传、国内一言堂的谎言等。

那时我已经能顺利的上明慧网，并可以成功的在网络上传播真相。二零零二年网络的封锁越加严重，已经很难在通过国内的网站讲真相了，我开始自己买不干胶纸，然后裁成一条条，在上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等出去贴，有时一走就是十几里的路，晚上寝室九点半就熄灯了，我搬个椅子在楼道里借着灯光学法，用同寝的姐妹的话说：“她可是个真修的。”

（三）忽视学法 干事之心摔了大跟头

我接触的同学都了解到了真相，但学校很多被谎言蒙蔽从而抵触大法的人也大有人在，我开始大量的手写各种小报，并开始在学校周围粘贴，因为手写的小报要比写真相短句要复杂的多，字迹又要工整，往往写一份就要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天也根本写不了几份，不知不觉中我把平时晚上走廊学法的时间也“挤”了出来，后来越来越不愿意学法了。师父《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指出：“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干事心也起来了，殊不知不学法的危险已在眼前。

二零零二年的三月，刚刚考完试，我就急匆匆的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真相材料去粘贴，结果因为前一天有同修已经在校区附近发了三百多张光盘，邪恶已经开始蹲坑。当我仅仅张贴了两张后就遭到了邪恶的绑架。保卫科的人强行将我带到寝室要搜我的皮箱。当时寝室的一个姐妹见势马上将她的皮箱拿了过来对保卫科的人说：“这个是她的！”保卫科的人鄙视的瞅了我一眼嘲笑道：“看你这为人？！”翻了个底朝天当然什么也找不到，当准备强行带我走时，全寝室的同學一拥而上紧紧抱住我说什么都不撒开，这时又来两个人把我们硬掰开了。

从法中悟到在正法时期，在救度世人过程中不能忽视个人修炼，每个人修的好与不好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且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正法修炼开始那几年只注重去讲真相，其间暴露出的人心没有及时向内找。近几年师父在许多讲法中都在教诲弟子要向内找、注重心性修炼。师父的讲法给我棒喝了一下。认识到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又正又窄，不注重心性的修炼，有了矛盾不向心里找怎么能是正呢？偏一点就不在法上，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邪恶虎视眈眈，专找漏洞钻。从个人修炼的角度讲，走向圆满的境界是由心性来决定的，大穹的众生在等待大法弟子把修炼的全部带回去。大法弟子不圆满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牵涉大穹生命能不能得救的大事，所以向内找，提高心性是为了宇宙众生，是为了别人，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认识到这些了，我开始注重心性修炼向内找。

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有人不愿听，对我大声叫骂，有的威胁我，有的多次找借口不见我等等，执著心立刻就返出来了。通过向内找挖出争斗心、怨恨心、嫉妒心、委屈心、怕心等等，真觉的可怕，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常人心没去掉。遇到不肯三退的人，我回来后仔细找自己，是不是善心不足？有没有干事心、争斗心？是否顺着对方执著讲的？有无证实自己的心？找到后及时归正，认识到心性修的好，常人会通过我们的善心、语气加道理感受到大法好，大法弟子好，信任我们，从而得救。人心去掉了才能生出慈悲心，有慈悲心才能救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常人接触时，也经常暴露出常人心，注重去向内找，去掉它。

写此体会也是修心的过程。开始认为自己离师尊要求很远，没什么可写的，看了《明慧周刊》上同修们的文章后，找到自己的差距，提高了认识，因为写的过程也是向内找的过程，也是在法中提高的过程。

正法时期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决心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重视个人修炼，稳健的走好今后的修炼路，不辜负师尊与宇宙大穹众生的嘱托。

七年面对面讲真相中的点滴体悟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進要旨二》〈理性〉）；“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精進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从师父近几年的各地讲法中悟到，宇宙在成住坏灭的最后时期，师父在宇宙中正法，大法弟子来自遥远的天体，是无数大穹众生的代表，来到地球上助师正法，完成史前大愿。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涉及到大穹众生是否得救的大事，也是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

在选择资料内容方面我严格把关。发明慧网上发表的资料——紧紧围绕着证实大法、揭露邪恶对大法迫害的文章。还要多发《九评》，新唐人电视台节目中如不是紧扣以上内容的或过多讲述“六四”或民主的都不发。我们是证实大法，不能去证实社会上其他人或事，以免对救人产生负面作用。在适合发放的许许多多材料中还要选择能打开世人心结的，能切中邪恶要害的，用信封认真封好后再用精美的塑料袋仔细包好发出去，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是在用心救他们，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给予他们的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在去亲朋好友家讲真相时，虽然生活很拮据，但总是带上礼物带着。这样会体现大法弟子对其的真诚与重视，同时体现出大法弟子的仁义与礼节。在与对方约定时间地点时为对方考虑，往往效果较好。有人多次失约，感觉好象我在求他一样，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想到我不仅仅是救他一个人，还有他所代表的无量众生，就耐心的等待。每次外出讲真相前，在车上、路上都先发正念，努力做到正念正行。

把个人修炼溶于正法修炼之中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长功，你不注重心性的修炼，你的功根本就长不上来。”“以上是炼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师父在《见真性》中说：“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师父在《导航》〈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教诲弟子：“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著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

当晚因为校方和“六一零”要求学校自行处理，在送往看守所的途中我又被接回学校，校领导让我考虑一晚上，如果明天不能公开写个“保证”的话，就再送我到看守所。第二天一早（周六学校大门本应开放的）我发现校门紧闭，于是翻墙而过离开了那里。我要去哪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连个同修都不认识。这时想到了曾经通过网络联系到的同修，背着几件衣服和保存下来的大法书籍，我决定去投奔同修。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该同修已被国安特务跟踪了四十多天竟浑然不知，我又送上了门。

（四）反思自省 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中亲属打听到我已成了重点，要被非法判刑，于是来劝我写三书可能会有减刑的机会，我当时说了句：“还判刑？大不了劳教。”正因为自己的一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非法劳教了。猛然间我才明白一切都是自己求来了，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

很多同修认为我这么有能力（掌握电脑知识）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太可惜了，我于是想利用大家每周都要学一些常识的机会，要求大队能让我教大家电脑知识。有了这个打算，我和身边的同修商量，认为只要正念强就一定能做到，今天人类社会的任何环境都是为大法开创的，而我们自身的修炼环境也要靠对法坚定的正念来开创。有了这正念我很成功的把平时一个邪悟者每周讲的英语替换成了教同修一些基本的电脑知识。我自己攒了个小本子，可以把自己写的诗记录下来然后想办法传递出去。

有一天听说男队来了三名非常坚定的同修，邪恶想利用女队邪悟的人进行转化，无意中听说这是使的“美人计”。我笑话邪恶的伎俩简直太愚蠢了，另外心里琢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呢？正当恶警不在意的时候，一男同修悄悄对我说：“缺经文。”我方才恍然大悟，就这样很顺利的把经文传到了男队的同修手里。

大家在一起每天互相提醒要时刻的发正念，或者把传进来的师父新讲法都背诵下来。一天我偷偷的背经文，结果手里的原稿不小心滑落在地，被恶警抓了个正着，我被带到了经常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仓库，恶警盘问我经文从哪来的？我心里想，就是你把我牙撬掉了我也不说，在这个时候脑子里忽然闪出一念：我险些上了旧势力的当，我这不是已经变

相的承认迫害了么？其中还掺杂着强烈的争斗心。发现了这些顿时感觉心里豁然开朗起来，感觉到自身从未有过的坦荡，仿佛邪恶此时靠近我就会灰飞烟灭一般。果然这个一直被称为非常邪恶的恶警（明慧上多次报道过此人）忽然对我说：“行了，没事了，以后注意点。”（待续）

在正法修炼中不断的成熟（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三、突破障碍 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扎实稳健的成立资料点

经过家里的多方努力，我提前一年半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和父母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随着正法洪势的推进，家庭资料点已经在遍地开花，这个时候我们也终于和当地的同修联系上了。这样可以得到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以及各种真相资料了。刚刚回来时，我觉的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学学法，充实充实自己，而暂时没有和身边的同修说我会电脑。这样过了一段日子，虽然每天都捧着书学却明显的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提高、没有突破。我开始找自己，师父讲的三件事我都做了，为何总感觉跟不上正法的进程呢？

有一天听同修交流说本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有一只腿是假肢，却能突破障碍出去挂条幅。我听后很震惊，方才悟到“做三件事”和“做好三件事”是何等的天地之差，我却只重视了“做”上，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怎样“做好”，和同修相比真是惭愧。悟到了这一点，我决定和父母商量成立个家庭资料点。

没想到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我们是用很便宜的租金租到一间和房东老太太住对面屋的小土房，父母尤为担心这样的环境根本就没办法完成资料点的各项运作，又不可能再搬家。当时想了很多常人的办法：例如把门反锁上，电视的声音放大一些；挡上窗帘…想来想去这完全不符合常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了，实为不妥。即使万般阻挡，我就是下定决心要去做。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房东的儿子就在这时候突然准备搬家，这样正好腾出了两间宽敞明亮的瓦房，并且是独门独院，房东同意将那套房子租给我们并仍旧收从前低廉的价格。当学到“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

通过十几年修炼深深感到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呵护着弟子。有一次晚上我过马路，刚走了几步，突然我趴在地上了，睁眼一看，眼前是地面，我知道自己是被车撞了。当时闪出正念：“我是大法弟子，绝对没有问题。”一边发正念一边迅速爬起来，大步向前走，身上没有一点损伤。这时司机和车上的人围到我身边，我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没有问题，我不会赖你们一分钱，今天有大法师父保护我，否则你们撞我这么重（因车撞我后二十多米才停住）那还不腿断胳膊折？你们走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见到这情景的其他司机把车停到路边后下车对我说：真危险啊！我说我没有问题。

还有一次吃饭时，糖水不小心呛进气管里了，呼吸完全憋住了，一丝气也不透了，当时脑中立即想：“师父！”瞬时呼吸通畅了，没有一丝咳嗽之意，好象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前后也就是三、四秒钟的时间。

以上两件事又一次验证了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有法才有我。过后我悟到在正法时期出现这样的事，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邪恶在虎视眈眈，妄图取我的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师父在《洪吟》〈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只要有正念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用心去讲真相，救度世人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师父在《昭示》中说：“一年来大家本着善心向世人、向政府、讲明真相与善意申诉中，做的都很正。”“我也希望在今后的讲清真相与向政府申诉的同时千万别忽视学法的重要、因为他们都要走向圆满的。”当时我从法中悟到，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更要重视学法，不但要向政府机构申诉，而且要广泛的向广大民众讲真相，让人们都知道中共媒体的宣传全部是造谣诬陷。

那时我没有真相资料，就把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个时期的同学、朋友、邻居能讲的人列出名单，二百多人，逐个去讲，他们都是我生命长河中有缘的人。后来有资料了就去公共场所发，对不认识的人大量的发信。经常给乘车人、卖东西的人、走路的人讲，不放弃可讲的机会。对明白了真相的人，把资料给他看，让其给家人讲，再反馈给我。师父教诲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

单位：“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是正法大道，是教人做好人的宇宙大法，不是邪教”。当时我便成了邪恶迫害的重点。

那时牢记师父在《洪吟》〈无存〉中说的：“生无所求死不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为了给师父和大法正名、卫护大法，与同修切磋后决定去北京上访。顶着被开除、收回住房、进拘留所的邪恶政策的压力，踏上了去北京的正法路。从此迫害更加剧了，市公安局把我送进洗脑班并进行经济迫害。派出所又把我非法送入拘留所欲劳教我，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们未得逞。他们先后十三次敲门入室骚扰。那时悟性差没悟到应该用正念抵制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师父发表了《忍无可忍》经文后，我悟到邪恶对大法的迫害绝不能承认，绝不能配合。在我反复学习这篇经文后不久，警察与居委会人员来我家敲门，我抱着给其讲真相的想法把门打开了，他们刚进屋就逼我放弃大法修炼、放弃进京卫护大法的权利。我一听还是那一套，我坚定的说：“我不写！”刚与其讲真相，警察就打电话找别的警察来一同绑架我。（过后邻居告诉我楼下有警车在等着）这时，屋里的警察要开门放他们进来，我抢先一步用手紧紧的把住门锁，不让他们进来。我的家人一起上前抵制。因为我脑中装着师父的法，便转身朝他大声正念喊：“忍无可忍！”我威严的告诉他：“你在犯罪，以前你们多次迫害我，今天我绝不跟你们走！如果今天我家里出了事，就是你造成的，你要承担全部后果！我要向全世界给你们曝光！你快打电话让他们走！”这时只见这警察吓的面色煞黄，口里喃喃的说：“手机手机。”他吓的忘了手机在哪里，我提示他，手机在你兜里，他手哆哆嗦嗦的把手机拿出来让外面警察撤走了。只见这警察手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我肚子疼”，要走。我不让他走，把他们让到屋里坐下，与他们讲真相近一个多小时。他最后说：“我再不来了，我再不来了。”临走时居委会的人主动的跟我说：“我永远也不来了”。我轻轻的拍了拍她的肩膀，善心的告诉她：“以后不要助纣为虐了。”

这件事情对我震动非常大，常常的体会到只要多学法、清晰的理解法、坚定的站在师父一边，任何魔难都能过去。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害怕的。

坚信师父、坚定正念、证实大法

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时，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的家庭资料点终于可以正常的运作了，刚开始同修要的量就很大，我们每天都要打印，然后父亲再骑自行车送到十几里外的同修手上。

（二）成熟运作 技术不靠常理学

虽然当初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实际上我的半年校园生活不过学了一点简单的应用排版等初级知识。资料点成立了我也不能只满足于现状，总觉的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身边很多同修也都以为我是“科班”出身的，什么都不能为难我。然而在技术上要证实好法涉及了各个方面的电脑知识，比如：配置电脑，装系统，上网下载，排版打印、维护打印机、还包括一些图形处理和光盘的制作等等。

于是我打算从新学习电脑知识，但这些东西靠从书本上学习积累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转法轮》）只有真正的按照修炼的标准去做，把法放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放在第一位，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的到。我想起了有些老年同修不识字却通过学法竟能看完《转法轮》，这说明什么？我们必须破除常理来认识问题，大法无所不能！更能体会师父说的：“‘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论语〉）的深奥法理。

我经常和会技术的同修切磋交流，虚心请教，有的时候一点即明，感觉智慧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出。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赋予的、大法开启的。以前我根本没有接触PhotoShop，更不懂如何能作图，有很多同修还指望我学会了能教一教他们。抱着不会我也要试一试的想法打开了该软件，表面上看很复杂，我也没有对技术上的畏惧心理，自己琢磨，结果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基本上掌握了很多技巧，在制作真相图片上也得心应手。同修的MP3上显示的师父讲法都是乱码，同修问能不能改正过来，我拿回家时几次从新装仍是解决不了问题，一下把我难住了，连问题出在哪里我都不清楚该如何解决呢？我心里求师父帮助，脑子中忽然闪出了一种方式，我一试果然奏效，其实要是从常人的模式思考我

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解决的办法。不知不觉中证实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电脑技术我几乎都能掌握个十有八九了，在同修的眼里我也几乎成了“全能”。

其实师父已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确讲到：“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的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

（三）在教技术中不断的成熟自己

我的电脑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同修和我交流应该把所会的东西拿出来，配合建立更多的家庭资料点。

父亲开始承担家里的资料下载打印和传送，我则能腾出时间为刚成立不久的资料点装电脑以及技术上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去过不同的地区，接触过不同的同修。有基础的、没基础的、年轻的、年老的，大家的文化成度不一样，心态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同修没基础，对电脑产生一种畏难的心理；还有的同修上网怕不安全，还有一种就是一问什么都想学。

每一次帮助同修组建资料点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会，并且会有不同的提高和收获。例如我在教一个同修时，他当时连鼠标都不会拿，一个上午只教会了移动、单击、双击鼠标。当时心态自然不自然的就急了，脸也有点挂不住了，可该同修看看我，不好意思的说：“我太笨了吧？不过我一定能学好！”我不禁一震——看看人家的心态与境界！我在教我的父亲时，因为担心他记不住密码，就把密码写在了纸上，结果回来时父亲很生气的说看不懂，在键盘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时我才发现我写的字母都是习惯小写的，而键盘上的字母都是大写的方式（父亲不懂字母的大小写），于是以后我再教其他同修时都要问一问能否区分大小写。当时有不少同修还想做，又担心上网是否有隐患，常常问我什么方式上网最安全？我就从常人的技术角度帮助同修摆脱顾虑心理，更重要的是安全源自我们自身如何提高认识，怎样在法上做好三件事，不让邪恶钻空子。

（四）不容忽视的个人心性修炼

到哪里去学功呢？抱着急切的心情就近去找，终于在晚上十点找到了有师父教功录像带的学员家，可是人家已熄灯休息了。（那时心性很差，没有想到那么晚学功会影响人家休息）刚学动作时，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我知道自己是个缘份很大的人，从此尝到了没有病是什么滋味。

在个人修炼时期，师父多次教诲弟子要多学法，由于时间充裕，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学法，对法的理解也很快，越学法越感到学法是极其重要的，越学法越感到这部宇宙大法是极其珍贵的。在不断的学法实修过程中，对法的理解也渐渐从感性升华到理性的认识。由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事为别人着想，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由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了远离医院、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有力的证实了大法。许多同事与亲朋好友来找我请书学功。

师父在传法的这年中，在各种讲法中反复教诲弟子要多学法、吃透这个法，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如果在个人修炼时期不注重学法、不打下坚实的修炼基础，在这场巨难中真是很难走过来的。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到“七·二零”之间师父的国外讲法中，我明白了如果有人想迫害大法，作为大法弟子是要卫护法。我看了师父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美国中部讲法的录像（当时没出书），当师父给一弟子解答问题时，师父慈悲的落泪了，并讲了一段法。我当时也在流泪，内心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要有大的坏事发生了。否则师父绝不会落泪。通过学法，对即将发生的巨难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十四年修炼中，除了利用大量时间学《转法轮》外，每次师父发表新的讲法和新经文，我都是在短时间内学习十多遍，再过一段时间再学，每一次学习都有新的体悟和升华。定期的把所有的经文反复学习。这些年就是在法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巨难中，坚修大法心不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我与同修们上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回来后，看到中共媒体对大法的栽赃诬陷铺天盖地，心里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难受极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派出所、居委会与单位各派两个人监控我的行动，单位多次给我洗脑并施加压力，逼我放弃大法修炼。我坚决不放弃修炼。后来，我写了几句话交给了

的病很严重，几天后再经医院检查，身体无大毛病，很快康复回家。

家里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显现在我母亲身上的神奇，无不感激师父和大法救了我母亲的命。回到家后，本来很顽固的父亲，也被师父的佛恩浩荡和大法的神奇所感动、折服，从此也相信了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回归之路。只有多学法，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走好每一步。但这每一步路，都是在我们摆正自己的心后，师父给我们铺平的，扫除了障碍，保护着弟子，是师父给了我们一切；如果学不好法，什么也做不好，在证实法的路上，做不好的时候，就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清理干扰。只要一心想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做什么都不费心费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简单，其实都是师父给予的加持。

不辜负师尊与众生的嘱托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正坤

师尊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借这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我在修炼中的体会，旨在证实大法、与同修共勉。

有幸得法，重视学法

我是在一九九四年得法的，得法前身患九种慢性疾病。经医生诊断患有癌前病变。当时的身体是骨瘦如柴，每日吃药如同吃饭，中西药用了无数仍无济于事。曾练过五种气功，花了许多钱，身体无任何改变。由于体弱多病，性格也变的急躁，觉的活着真是没有意思。

在无望之中有朋友推荐我学法轮功，我抱着再上一把当的心理去学员家，没按顺序的选了三盘师父讲法录音带听，觉的师父讲的有道理，不同于以前学过的气功。于是便请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录音带回到家里认真的从第一盘开始听，越听越觉的好，全部听完后觉的师父讲的大法太好了！做人就应该象师父说的那样，并认定这就是我生命要找的东西，内心非常的激动，觉的自己有希望了，那种喜悦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外界原因，我和一位年长我十多岁的女同修A住在一起。记的一次一同见协调的同修时，协调人对她说：“我想你也知道某某现在是做什么的了，她总需要外出，有些生活上的事你多帮分担一些。”同修A说：“这我都知道，现在都是我做饭、收拾家务呢。”我当时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同修A自从和我住在一起后，不管我回去的多晚，都没曾做过饭，更别提收拾家务了，为什么还要说谎？以后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时不时的就出现类似的“麻烦事”，例如她从来没问我要学电脑，却到别的同修那里说几次要和我学电脑都被我拒绝了；她在厨房水池里不知道烧了什么，把水池熏了好大块黄迹，同修问起时，她推到我身上说是我烧的；相中我的什么物品招呼也不打直接就拿走……我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没过几天，一天正赶我晚上下班回家。一同修来找我说需要我去另外的同修家帮助解决电脑的问题，我直接就去了该同修家。等全部解决完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发完正念空着肚子回了家。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一位同修（一起工作）一进门就说：“昨天太累了（前一天我们大扫除），晚上我家孩子爸给做的晚饭，八点钟我就躺下了，一觉天亮。”一会又一位同修来上班也说了类似的话：“我回家啥都没干，我儿子还给我打了一盆洗脚水。”我接过话说：“我昨天晚上一点了才到家，饭也没吃上。”这时候同修看了我一眼，不冷不热的说道：“你说这个有啥用，那就是该你干的！”

一句话象一瓢凉水一样把我给浇清醒了，我开始冷静的反思自己：是不是内心中有什么东西没放下，别看表面怎么表现，关键是在哪里动心了？干扰到做证实法的正事没有？同修A刚和我到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曾暗暗欢喜过觉的在生活上能有指靠了，这样自己就可以“全心”的去教同修技术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爱听好听的，不愿被别人刺激、打击，依赖心理、争斗心、怨心、干事心已经在悄然滋生了。

师父说：“你真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的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

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

当学到这段讲法时不禁一头冷汗：我连最基本的修炼问题都没有做好，再去做证实法的事怎能不受干扰呢？回想那段时间教同修时，也遇到过很多干扰，感觉困难重重，人也感到很疲惫，这都是忽视了个人的修炼自身没有提高的结果。当我扭转了认识之后和同修A之间的矛盾也化为乌有了，不几天她就去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五）破除常人观念 充份展现大法的超常

我们知道师父讲过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想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就要整体配合好，协调好。我理解对于我们资料点的同修来讲，我们用的电脑、打印机等，他们不仅是我們利用来证实法的法器，也是我们资料点本身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和我们的同修组成了一个资料点的整体。那么就要如何与我们手中的机器协调好了。

不少资料点的同修也许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当我们心态纯正真的急于正法需要时，我们的法器也往往开始表现出超常的状态。这里我也举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记的我刚刚成立家庭资料点不久，一天早上同修通知我需要打印二百份师父新讲法及改字表，我当时一算如果不出差错的话正好得打印一天。电脑刚启动突然自动重启，然后不断的自动重启，最后干脆起不来了，打开机箱一看，机箱里散发一股焦焦的味道：原来CPU的风扇坏掉了。怎么办？外地同修等着要资料，去电脑城买风扇时间也不允许了，我这里决不能耽误事。我坐下来发正念，然后对电脑说：“我知道你的风扇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耽误同修要的资料呀，记住我们是做最神圣的事，你一定能行的，我来加持你。”随后奇迹出现了，我按下了电源，“嘀”的一声电脑启动了，随后一直不断的打印，直到下午五点时打印机打出了最后的一张，我的电脑在CPU风扇没有转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第二天我买了一个新的风扇换上了，大家都说CPU可能会烧，我确信他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的电脑已经放下了“生死”。果真没事。

还有一次我去外地一资料点帮助维修一台复印机，当时我根本就没见过这种型号，刚一进屋就被这庞然大物给惊了

怕，多次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没有接受。本来身体非常健康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需用住院陪护。当时我就认识到这其中有什么邪恶借此对我干扰的因素。我就想，为什么邪恶敢在这时干扰我呢？还正是邪党“两奥”期间。我开始找自己，一下就找到了，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不太精進，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从事一种活计，带着一些人要安排好，活也得给人家干好，一天到晚很是操心，这段时间无形之中就懈怠了学法，三件事都做的不太好，心性也有些下降。

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漏洞，我就要自己马上提高上来，绝不能承认邪恶对我的干扰。送母亲去医院检查，经诊断患了宫颈癌。在陪护母亲住院治病期间，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把《转法轮》带在身上，一有时间就学法。另外还带上很多真相资料。医院车多，人流量大，人求生的欲望也大，是讲真相的好场所。方便的时候就出去发真相资料，使那些有缘人看到。我还带了很多大法真相护身符，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世人明白了，就送给他们。

有一天，给临床的病人讲修炼大法带来的好处，他很愿意听，还问了很多修炼方面的事情。我给他讲了我个人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和对法理的体悟。我告诉他修大法的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做事先考虑别人，后想自己，修炼后都会给自己带来福份。他听后很高兴，出院那天还向我借了一本《转法轮》。我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也在盼他及时走进大法中来。分别时，连同他的家人都连连对我说谢谢！我说：“不要谢我，要谢就感谢我们的师父。”

在陪护母亲住院期间，没有阻碍我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同时还学了两遍《转法轮》和师父在其他地区的一些讲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按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放下情，把母亲看作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摆正大法弟子与常人中亲人的关系，进一步努力的给她讲真相，让她相信大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救度。通过我和其他修炼的亲人不住的给母亲讲真相，终于使她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她每天都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病情也就日渐好转。开始看起来母亲

了。在这么好的地方挂条幅，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又能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我不及细想，就想一定要把条幅挂上。由于路冻打滑，脚下站不稳，向上扔了几次都没有挂上。我想，这是最神圣的事，不允许邪恶起干扰作用。在心中背着师父的法，调整好心态，一次就挂好了，不偏不斜。在挂上的一刹那，一个行人正好走到跟前，看了看我，没吱声走了。我赶快找自己，发现是自己的欢喜心引起的。师父在《再认识》中讲道：“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著心”。我知道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

我又继续往前走去，想着还有多少众生没有救度，心中不免泛起阵阵酸楚，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4、建立家庭小资料点

几年来，我们这里的真相资料都是同修传来的，我们一直处于一种等、靠、要的状态。后来通过与同修们共同学法、切磋，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可只是认识到，还没有往前努力，没想到自己也做资料，思想中存在着顾虑。后来师父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通过不断的学法，对做资料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也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况且我们这地方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建个家庭资料点是没有大的困难的。当我真正的动了这一念时，师父就安排了同修，马上给我买来了设备、耗材，并教会了我操作技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家庭资料点诞生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直接上网下载，但在真相资料方面，基本能达到自给自足，减轻了大资料点同修的很大负担。

有了家庭资料点，参与了做真相资料工作，这在我证实法的修炼道路上，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各个方面都需要考虑的周全一些，资料点安全问题，自己的修口问题。要想到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资料点刚刚建成时，是同修帮着买耗材，机器有什么故障时，是同修帮着去修。在学法中，认识到了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总是麻烦同修，后来再需要修机器、买耗材，都是自己去办。

5、用慈悲取代亲情

今年我的母亲突然得了病，因父母一直都不能认同大法，特别在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以来，更是为我担心受

一跳。同修说打印倒是很正常，就是有一部份挂不上粉，这样的问题我从没遇到过，就是单纯的从技术角度来讲，我又该从何下手呢？先把机器拆开再说，一拆机发现里面的构造可够复杂啦，我也知道这完全超出了我个人的维修能力了，可是同修说，今天就指望我了。我心里只好求师父：“师父，这件事已经超出我的知识面了，请师父帮助，让机器能正常运转发挥他的作用。”我手里拿起一块纱布擦了擦机器里面的浮灰，然后和同修说：“咱们把它装上吧。”同修诧异的看看我：“不修了？”我说：“已经好了。”同修奇怪。我解释道：“咱们这屋一共五名大法弟子，是不是都想让机器好起来、发挥作用呀？”同修说：“那是当然呀。”我笑了：“那他就好了，我不会修这机器，但是我想我们的正念也足以让他好起来了。”同修同意了我的看法，装机——打印——一切正常。

四、师恩难报 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我每去过的地方就要和同修交流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因为在此事中，我不但更为深刻的找到自己的不足，我的一些平时很难察觉的人心、观念也改变过来，更重要的是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的看护着我们。

二零零五年五月的一天，同修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需要我帮助装系统，包里面还有上网设备、刻录机、以及一些光盘还有一张写着开机密码的卡片。当时我因为还要拿两箱复印纸，所以打了一辆出租车。我把笔记本等东西交给了母亲拿着（她骑自行车），然后把两箱纸放到了车的后排座，我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装纸箱的过程中母亲将笔记本也放到了车里，而我却浑然不知。当车行驶到了我住处的路口时，来了一个大人带着孩子非要坐我搭的这台车，司机说，还有乘客呢，再说后排座也放着纸。那大人却说打了半天没车，往往都是车回来时又被别人坐上了，他俩着急去市里，只要挤个空儿就行。我当时看马上就要到家了，就对司机说：“那就让他们挤着坐吧。”到了家门口，我把两箱纸搬了下来，可能笔记本等被挤掉到车座底下了，我根本没看见。就这样车开走了。母亲回来时，我问母亲要笔记本，母亲说放在车里了，我脑子“嗡”了一下。等了近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有人来送，我马上联系到了同修，同修和我说：“马上搬家。所有东西马上转移。”我当时越想越不对劲，我一定哪

出了大漏了，但是也不能搬家这样的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呀。回到家，决定先把重要的资料等转移出去，而我们全家原地不动。

第二天，我到同修家，此时正好遇见另外两名同修，听了我的来意后，当时的一位外地同修立刻给我背了段师父的讲法：“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从组大穹才是目地。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证实大法。”（《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然后又交流了很多关于正念显神威的例子。

我顿时感到自己的正念如此不足，和同修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开始静下心学法、发正念。

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上说：“修炼是修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自己。我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常人来讲啊，遇到问题人能够想自己，这个人会成为常人的圣者；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开始发现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有很多人心又冒了出来，尤为严重的是怨心迟迟不去，觉的这个同修不理解自己，那个同修不配合自己，我这哪里是证实法？完全走入了坚持自己、证实自己的危险状态上来了。找到了问题就从根源肃清它，每天都不断的发正念，我相信笔记本一定会失而复得的。

一晃十多天了，有的同修仍旧劝我赶快搬家，因为笔记本电脑落到了常人手里谁都知道那是大法资料点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材料。我却觉的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一天晚上我发正念，突然感觉到了师父仿佛就在身边注视着我，我被一种非常祥和慈悲的场包围着，这时我发出了很纯正的一念：“明天，笔记本一定会还回来，因为这是正法的需要。”

我就鼓励他们走出来集体学法、切磋交流。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集体学法，学了一段时间，同修都提高的非常快，认识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去掉了一些观念和执著，都能积极主动的散发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环境一下子发生了大的变化。

因为我对这一带地理环境不熟悉，在做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时，同修就陪着我一起做，散发真相资料，挂条幅等等，为这一方众生尽了我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法学的越好，证实法的愿望就越强。想想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师父所给，为了救度众生，在外地我也拿出一些钱来做资料讲真相。冬天回家时，明白真相的老板硬是多付给我五百元钱，他说我干活干的好，非常卖力。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一切，让我更加珍惜这“值千金，值万金”的证实法的修炼机会。

3、除夕之夜救度众生

几年的新年期间，同修们都是一同去散发真相资料。

有一年，我们这里雪下的特别大，到了除夕，更是冰天雪地。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说，不能因天气恶劣而不去救度众生。白天我赶着忙完了家里的活，晚上放弃了举家团聚的欢乐，带上几百份真相资料、小册子、《九评》、条幅、不干胶等，徒步走出了家门，踏着积雪，顶着寒风，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着一个个村庄走去。望着那万家灯火，看看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我的心情却是非常沉痛：他们现在有多少人还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着，迷失方向不知归途？我要尽我的努力把真相资料送给他们，把大法的福音送给他们，唤醒他们的本性，回归美好的家园。每到一家门前，我把真相资料送给他们的时候，都在心中祝愿他们要珍惜这机缘，要好好看真相，为全家人选择一个美好未来。

遇到了路口，我就把条幅展开，选个最显眼的地方认真挂好。有适合贴不干胶的地方，就把不干胶贴上。然后发正念，这都是救人的，是最珍贵的，不允许坏人破坏。我就这样踏着冰雪往前走着，能挂条幅就挂条幅，能贴不干胶就贴不干胶，能发真相资料就把真相资料送到世人家中。来到了一个村庄，我看到一个十字路口挂条幅比较引人注目，就停下来，取出条幅，挂的时候，不料对面有人走过来，险些被发现。由于天黑，我当时没发现前面有人，人到跟前才看到

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从此我更坚定的走上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修炼道路。

打那以后，我就经常的独自一人出去散发真相资料，只要同修传来了资料，每一次我都不会落下。常常骑车跑几十里路，把真相资料送给家家户户，有时到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里。不管是严寒酷暑，只要有救人的机会我都去做。我把证实法救度众生当作自己的使命，从中也使自己得到了提高升华。

2、外出打工的一段证实法历程

有一年夏天，由于家庭经济所迫，我不得不去外地打工挣钱。临行前心里总想，在家里修炼环境这么好，去了外地会怎样？能不能遇上同修呢？能不能溶入整体证实法的行列中？我带上《转法轮》，心中怀着一些疑问走出了家门。在外地一段时间，没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这不行啊，师父多次讲法中都要求我们抓紧时间讲清真相救众生。师父在《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中讲道：

“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份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就开始在工地上给人们讲真相，讲了一段时间。

虽然在这种环境中也能做三件事，但是总觉的自己孤单单的，一时接触不到当地同修，不容易得到师父的新讲法和明慧资料，也不能和同修交流。我想这样长此下去还是不行。就想了一个办法，放下各种人心，出去炼功，并请师父安排，让我接触到当地同修。我想当地同修看到我炼功，一定会主动和我联系的。炼了几天，却不见有同修联系。我不灰心，仍继续炼下去。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这颗诚挚的心，一定会帮我的。一天在街上，我就打起了第五套功法的手印，想着能不能遇到有缘的同修。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位同修与我搭话，问了些情况，便告诉了我联系方式。师父终于安排我与当地同修接触上了。这使我再次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和浩荡的洪恩。

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溶入了当地大法弟子的整体。我发现这个村里的同修有些散漫，还没有开创集体学法的环境，

第二天，我发现在我家路口有个人仿佛在等人的样子，我从他身边走过，他马上就跟了过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警察吗？（因为不是当时车上坐的人）明显感觉到是和这件事有关，我当时正念很强：今天你就是个警察，我也会从你手里把东西要出来。没等我开口，他就问道：“你是在这住的吗？”我瞅瞅他说：“什么事？”他随即问道：“半个月前，你是不是丢过什么东西？”到底该不该承认？我想到了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了问题要去正视它面对它。以下是我们当时的对话：

“你怎么知道？”

“那你能告诉我你丢的是什么吗？”

“一台笔记本电脑。”

“果然是你丢的，你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和丢东西好象没关系吧？你还没说你怎么知道的？”

“这话可长了，你那天坐车时半路上有个大人带着个孩子吧，那是我姐夫，我家就在这附近。那天我姐夫着急从我这走，半天都打不到车，说是你把他们让到了车里。等你下车了，他快到家时看见脚底下有一包东西，和司机打开一看是一台笔记本和手机什么的。我姐夫说要给你送回来，但是司机说他马上就给你送回来，东西给你送回来了吗？”

“到目前还没有。”

“那没事，我姐夫当时就怕他不送，下车把他车牌号给记下来了。”

“真的吗？那太好了，能告诉我车牌号多少吗？”“这个我没记住，得回家打电话问姐夫，你一会到我家来问我吧。”他给我指了指大概位置说：“我家养牛，你一打听就知道了。”说完就走了。他既然来找我，为什么不记车牌号？为什么不把他姐夫的电话号码直接给我问呢？我和父母简单的商量一下该不该去找，父母都不希望我去，觉的不符合常理，宁愿凑钱再给同修赔一个。

我坚持一定要去，结果找到了那人说的位置时，我一连问了几家都没人知道这养牛的人家。我心里默默的问师父：

“师父，我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把东西找回来。”忽然看见眼前的一家大门半敞开着，我进了院子里，第一眼看见的是牛！那人已经迎了出来乐呵呵的说：

“我给你问完了。你一定可以要回来的，我姐夫说了，他要不承认你就告他去，我们给你作证。”

我激动的接过写着号码的纸条说：“太谢谢了！”他憨厚的一笑：“这高科技的东西只有在你这样的人身上发挥作用，那个司机就好好的开车吧！”第二天，在运管处查到了该司机的电话，下午司机把所有东西给我送来，让我检查一下证明他什么都没有动过。当时司机说了句：“你这电脑我们怎么打也打不开呀，连个亮都没有。”回到家一试，一切正常。一连几天我每回忆这件事时都忍不住流泪，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慈悲的师父为众生、为我们操透了心，当我们做的好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如果不去做好的话，何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

在文章的最后谨以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们共勉：“不要觉的我们做了什么了就满足了，我们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救度，你们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自己树立更大的威德，最后大家不至于为这件事情后悔。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的更好、更了不起。”（《美国首都讲法》）

几番风雨洗征尘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小学只上了不到四年，不要说写文章了，连字都认不全。向网上法会投稿，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份，我也要试着写一写，写的好坏和不写是两回事。

从开始学法到现在，我几乎是学着忘着。拿起书看着知道写的是啥意思，一放下立马就想不起来。可是和同修交流时，也能引用师父的讲法，法理也清晰。要叫我坐下来谈法理的认识，还真不会谈。但是，我想，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在说我如何做的时候，法理认识也能谈出来的，我相信师父会给我智慧，会启悟我的本性，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的师父就是万能的王中之王。师父什么都能给我做，只要我照着师父的要求去做。

做大法的事，不要怕

邪恶开始迫害我们的大法时，我才刚刚入门，只知道大法好，师父好，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迫害一开始，我们这小村的几个学员都放下大法不炼了。过了有两年，市里

多年来我们一家经历了太多的魔难，开始一直是被动承受，认为修炼就得承受苦难，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家里老人因为负担太重没有多少时间学法，每天都是累的精力憔悴。我回家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家里人有机会就一起学法、交流。以前在家总是我说了算，比较任性，家里人也都让着我。现在我改变了许多，即使被冤枉了也不再辩解，心里可以平和的面对不同的意见。孩子五岁时就能通读《转法轮》，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看很多历史书籍，对中国各朝代历史和人物倒背如流。他很爱看明慧周刊，前段时间我给他看了向内找的小册子，他看后主动说，“我喜欢发脾气，是魔性，要改。”

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写法会交流文章。本来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没什么可写，但看了最近周刊上同修的文章，认识到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也是在证实法，特赶在投稿截止前写出。

不辜负师父的希望 走好证实法的路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师父好！同修好！

回顾这几年的证实法的经历，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真正体会到是师父给了我一切，使我不不断的在法中升华着，在神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着，处处感受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无上荣耀。

1、走上证实法的修炼道路

几年前，我第一次与同修出去散发真相资料救人。我俩带着近千份资料，骑着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路。那时因为我是第一次，一是不知道怎样散发，再就是正念不足，心里不时的发慌。但有同修领着，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同修不时的告诉我经验，怎样做更好等等。我想起了师父《洪吟二》中的诗《正念正行》，就在心中不停的背诵：“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一会儿，心就不慌了，也不害怕了。这样我们俩一路走着，一路发着真相资料，走村串户，把大法的福音送给众生，祝愿他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我们很顺利的散发完了资料，我感到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去掉了怕心，增强了我救度众生的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当地得到消息的许多同修一直在帮我们发正念，这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海外的同修也打电话给邪党法院，当地同修还散发了大量揭露迫害的真相传单，有的还塞进了看守所大门（看守所收物品的大爷告诉我的）。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解体了大量邪恶，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本地基本没有发生迫害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修正念正行的事例坚定了我的信心。如果说其他同修是凭着自己对大法的正信走出了一条自己证实法的路，我多少还是有些参照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我和婆婆相处融洽，以前的隔阂从此都消失了，老人很喜欢在从法院回去的公交车上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大声的跟我讲家里的事，整车人都能够听得见，每次我也都专注的听，内心是对婆婆真诚的善意与关心。只有拥有慈悲和洪大的宽容，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解体更多的邪恶。

第二年的新年我带儿子回了趟丈夫老家，我用真诚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多位亲人做了三退。现在我与丈夫家人相处很好，逢年过节兄弟都会打电话来问候，婆婆也总想跟我通电话。我也常带钱给婆婆替丈夫尽孝道。

还想说的一点是我的亲身经历让我体会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当前特别是邪党奥运前后，我们地区迫害的很严重，许多同修被绑架，有的同修致残、致死。不少地区还是各自为阵，没有形成整体。如果更多的同修都能意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人人都能放下自我主动配合、协调、圆容，就没有邪恶赖以生存的空间场。

四、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好正法路

去年有一段时间邪党人员对我和家人跟踪盯梢得很紧。家里老人就去跟他们讲真相。因为他们的干扰，我找原单位恢复工作的努力也暂时停顿下来。我意识到不能顺从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出去找工作讲真相。我原工作单位较好，我就在简历表中如实填写，并借此讲真相。有几位老板很有兴趣的跟我探讨了许多法轮功的话题，有些虽没深谈但也表现出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和正义的由衷钦佩，还有的老总立即要我去工作，并说不因为我对薪酬没有要求就让我吃亏，有的留给我电话想有机会再深谈。后来我如愿的找到了较合适的工作，有机会接触救度更多的众生。

的大法弟子找上门来劝我们从新再修炼。把几个同修召集起来，当时就形成了学法小组，定下来集体学法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没有间断过，而且，又增加了七、八个新修炼的同修，都是俺村的。

当时，同修一来，我们好象一下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也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证实大法。我们这属于市区，但毕竟是农民，平日里见识少，但是我们当时就认识到了大法受迫害，作为弟子的就应该去反迫害。可是，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反迫害，就是要把邪恶的罪恶揭露出来，让世人知道。老百姓明白了真相，这场迫害也就被制止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对大法弟子证实法不理解的，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对××邪党的怕、个人的观念多造成的。邪恶迫害我们，还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揭露，还有比这更流氓的吗？我们揭露邪恶怎么会跟政治连到一起呢？都是××邪党要的流氓手段。

当时，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定期给我们送写有大法真相的不干胶，我们几个同修是随叫随到，真相资料都不让过夜就发出去。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酷暑严寒，我们始终坚持着。

正月十五前后几天，街上人多，闹花灯又热闹，正是发真相资料的好时机。我们提前和同修约定好，尽量多做一些真相资料来。我把三个孩子衣服里全都塞上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我有三个孩子，大的十三、四，小的才四、五岁。三个孩子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的听话，只要是说出去做大法的事，从来都是积极的配合。连最小的孩子瞅人不注意的时候也去帮着贴真相资料。

只要是出去做大法的事，我从来没有怕过，就觉的做大法的事太好了，我能时时体会到正念的作用下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神圣。往往是我前面贴了资料，后面就有人看，还读出声来。我就体会到了世人知道大法后的那份欣喜。

邪恶当然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恐吓，警车在路口停的几乎都有。我凡是见过的警车，都给它贴上了大法真相的不干胶。当然，在正月十五这样的日子里，做这样的事要容易的多。因为人多，到处都是人，随手做，也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关键是敢不敢，念正不正。

克服干扰

我丈夫开始对我做大法的事根本就不支持。几个同修到家里来交流，他知道后非要把同修撵走不可。我俩在里屋争执，同修在外面的耳房交流。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但是当时就知道一点，我是正的，你不能干扰，你也干扰不了我，同修在这里交流不允许任何人打搅。我的这一念一出，他马上就不吭声了。可是，同修走后，他不知哪来的邪劲，拿起大法书就要撕，我立即惊醒过来，正色告诉他：“不许动大法的书，你敢撕，就是要我的命，大法书比我的命都值钱！”他还象刚才那样，又没有了一点气焰。

后来，通过学法我才认识到，丈夫这样做，是因为他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邪恶的生命利用了他。我就时不时的对着他发正念。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挂大法的真相条幅。当时正是冬季，可以说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回来时已到了后半夜了。他不开门，问我哪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没守住心性，就随口给他说到朋友家玩去了。进屋后，他自然不相信，非要打电话问问不可。我不再理他，就对着他发正念，他一会儿就睡下了。第二天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忍不住问他，你不是说要给谁打电话的吗？他是一头雾水，说：我给人家打电话干啥，有事吗？我知道他对昨天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忘了，我只有在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

挂起十米大条幅

有一年过年前，我买了幅宽一米的黄布。在上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夜里，俺庄的几个同修来到沙河边。这是我们提前就看好的地方，准备在年关把大法的真相传递给进城赶集的世人。有一条过河的电线，我们就准备挂上我们的真相条幅。

电线太高，我们几个怎么也扔不上去。就坐下来边发正念，边请师父帮忙。再扔，一下就扔了上去。把砖头绑的绳传下来之后，我沿着大桥拉着绳把条幅移到河中间，再使劲一拉，提前备好的夹子就一下子夹在了线上了。第二天，我们几个都到桥头看我们的杰作。进城和回城的人无不指点着赞叹：“这炼法轮功的真了不起，怎么能挂起这么大的一个条幅。”赞叹之余，世人开始评论，都说大法肯定是受冤枉的，要不人家怎么费这么大的事去做呢？

过法轮和一只美丽的大眼睛。她不识字，迫害后回老家就几乎放弃了修炼。一次接近中午，法院工作人员都出来吃饭，婆婆在旁闭目休息，她突然告诉我，她看见许多人光着身子走出来。邪党统治下道德沦丧、以权谋私，在法院工作的这些众生的确是危险至极呀！

那段时间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在公共汽车上利用让座等机会讲我丈夫被迫害的情况，整车人都听得十分震惊。我清楚的知道，明白真相的人越多，解体的邪恶越多。

每次去法院我都感受到来自另外空间邪恶的压力，思想稍有不正，邪恶就拼命的干扰。我曾产生过对婆婆依赖的念头，认为老人年龄大，邪恶不敢把她怎样，没有她这件事就不好办。结果邪恶就干扰她，让她腿疼走不动路，婆婆吵着要回去。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归正了思想，去掉了埋怨的心。我当时想，婆婆回去了，我就让孩子休学，我带着孩子去申诉，直到把他爸爸要回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婆婆时，老人家看着孙子，说：“我不走了，让孩子继续上学吧。”

坚持了一个月，法院却没有任何回应。我决定与婆婆出去打横幅为丈夫鸣冤。婆婆来自农村，没有文化，也从来没出过远门，现在回想起来，她能够做到那种程度也很不容易。当婆婆在法院门口展开横幅时，引来了许多过往行人、车辆上的目光。婆婆后来告诉我，她一直看到眼前有非常漂亮的光。许多同修都赶来帮我们发正念，法院周围许多众生在这一天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在同修正念加持下，当天我和婆婆平安回到家中。

后来因为邪恶的强行制止，加上自己正念和意志力不够，营救没有坚持下去，这也是自己很深的遗憾。当时婆婆受到惊吓很想回家，自己一方面要面对邪恶的压力，一方面要帮助婆婆坚定信心，时间长了身心觉得很疲惫，产生了不想坚持的念头，就想婆婆实在要回去就回去吧。婆婆回家后打电话告诉我，她一上车腿就开始疼。我知道我做错了。如果我的正念更强一些，意志更坚定一些，邪恶会解体的更多，也许丈夫也就营救回来了。

这次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如果每个被绑架同修的家属都能够走出来堂堂正正的要人，邪恶的迫害马上就解体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早就回家了。

我及我家人的指责。当时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心想她自己的儿子面临这么大的难怎么还有心思看风景？但我营救丈夫的决心非常坚定，我知道什么都挡不住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因为我和丈夫这些年没有能够对他们给予帮助，而他们为丈夫读书曾付出很多，并曾寄厚望于他。我的婆婆和丈夫的兄弟都是善良的人，也是能够明白道理的人。当我看到这一点之后，心里没有了怨恨只有慈悲。我的家人在这件事上心性也守的很好，全力的配合我，一方面尽力的从生活上照顾我的婆婆，同时也跟她讲真相，最后婆婆的误解消除了，决定跟我一起去要人。

（二）正念正行解体邪恶

在整个过程中，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们，我也经常体会到大法神奇的力量。当时邪党伪法院已瞒着家属和律师秘密宣判，丈夫自己上诉到了中院。中共法院办公楼门口都设有保安，办事只能在门口打电话，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而办案人员根本不愿见我们，要当面向他们讲真相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曾见过中院院长的照片，我想我一定要见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去法院，就“恰巧”远远的见他从楼梯上走下来，我跑过去叫他：“院长！”他停住了，诧异的看着我，我说我要为我丈夫申诉，但他一听说是法轮功的案子就马上推辞说他叫刑庭庭长来跟我谈，此后一个自称是庭长的人（后知是分管刑庭的副院长）匆匆敷衍了我几句就溜了。此后我又多次拦住该院长向他喊：“我丈夫无罪！放我丈夫回家！”每次他都是匆匆跑掉。此间我给法院几位院长及刑庭都写了申诉信，揭露了相关部门几年来对我丈夫的酷刑迫害和犯罪事实。我在法院碰见他们时，我见到另两位副院长眼里的同情与钦佩。

法院门口总有许多办事和出庭的人，那段时间我和婆婆天天去法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有时围观的人很多，有几位还给我出主意，一位典雅的老太太每次见到我都关心事情怎样了，并出主意教我申诉。有位政法大学的老教授说我讲的好，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其实我本来是很内向和腼腆的人，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话，也没学过法律。那段时间法院的部份保安和一些工作人员也都微笑的看着我们。

婆婆“七·二零”前曾跟我们学过法，当时天目就看见

这件事情轰动很大，乡里来人了，说是上级的通知，得赶快把条幅取下来。可是，怎么去取呢？围了好多人看热闹。风一吹，可巧又把条幅吹到了桥头支撑高压线的铁塔上。那几个人叫谁上谁也不敢上，下面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几个在人群中趁机会给大家讲真相。

突破监控、智慧传递资料

一次有个同修给我说：“老王家俩口子都出来了，现在对他一家二十四小时监控，白天由单位去人，晚上就交给他亲戚，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看到师父的讲法和明慧资料呢？”

这老王是从北京劫持回来的，以前是当地的辅导员，俩口都修炼，证实法的事做的也很多，所以他家的事大伙也常提起。我想，同修出来了，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大法资料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就给同修说：“他家在哪，你告诉我地方就行，我去。”

同修就带我到他家附近指给我。我回去把师父的新讲法用塑料袋子装好，就直接到他家去了。一敲门，一个女的出来，一看就不是大法弟子。我虽不认识老王他们一家，可我凭感觉能知道是不是同修，后来知道这是大法弟子明白的那一面在起作用。

她问：“你找谁？”我不怯不惧的说：“找老王嫂，听说出来几天了，想来看看，怪想她的。”老王赶快从屋里出来，不认识我，但是他知道是同修，一面和我打招呼，一面喊他妻子。他妻子一出来，看到我就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没啥事，就是来看看。”

那个女人一直在旁边冷冷的注视着我。我也没进屋，就说：“出来了就好，我不进去了，抽空我再来。”老王送我到院门口，我瞅那人不注意就把师父的讲法快速的递给了老王。老王掀开衣服往里面一掖，边开门边给我说：“没事，有空来玩。”

在同修被监视的环境里，得到师父的讲法和大法的资料，对同修来讲是多大的安慰和鼓励。有了这次成功的经历，我就把要给同修看的资料准备好。但是他家的监视还是丝毫也没有放松。

我去卖菜时，捡一个大冬瓜，用刀子挖开个口，把资料放进去，再把口盖上，我就去了老王家。还是那个女的开的门，一见我就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来看看，受

这么大的罪，出来了怎么生活啊？我自己种的菜，给他送点来。”

老王也出来了，连说：“不要不要，买的有，不缺不缺。”我给老王使个眼色，他又改口说：“送一个也无妨，这冬瓜能放。今年菜种的咋样？”边和老王说话边往外走，出门时给他说：“别送了，过几天我再来给你送个大南瓜来。”

正念支持被绑架的同修

给我送资料的流离失所的同修被绑架后，她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我们知道后到看守所发正念。警车来了，一个同修说：“我们先避一避，离开一点发正念。”我当时一点惊恐的心思也没有，站那没动，就是静静的发着正念。车开到我跟前停下来，我根本就没在意，还是照旧发正念不停，从车上下下来两个警察，瞅我一眼就进去了。

又过几天，要对这个同修非法开庭。因同修绝食抵制，只能在看守所里走过场。我联系到她母亲，要和她一块去。老太太也是修炼的人，就说：“你还是别去了吧，警察要问起你咋说？”我说：“没事，有师父看着的，我就说是亲戚。”就和她一块去了看守所。

后来邪党法院又要对另一个同修非法开庭，同修去发正念的很多，但是都在附近。我骑着电动车就直接到了法院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下大致情况，就直奔法庭去了。法庭里的人很少，只有同修的几个家人。我出来对同修说了说情况，大家就进去很多。我走到同修跟前，让她能看到我。我和这个同修在一起接触很多，知道她很精進。我不想在同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退回来，在她临被带走时，我上去和她拥抱了一下。我知道对同修的帮助当时莫过于此。

我所接触的同修被绑架的太多了，有时刚刚接触过，同修就被绑架了。一次我去找另一个同修，见到他，他就说：“恶警抄了家才走。有一个恶警姓何，不知道叫什么名，这是我从别处得到的他的手机号。”根据他的叙述，我就到派出所去了解情况，在派出所的公告栏里我找到了这个姓何的警察的名字，把他的情况提供给写资料的同修。

这看似不起眼的信息，对邪恶的震慑非常大。很快海外同修的电话就打给了这个参与抄家的恶警。他很吃惊，找了几个警察再次到同修家吓唬。同修俩口子修的都很扎实，面对

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个以前认识的同修，从那里学会了上明慧网，回来后我开始从明慧网下载文章并制作真相资料。开始我采取邮寄的方式，到周末先设计好路线，尽可能的少乘车并保证能多投递一些分属不同邮政支局的信箱。每次出发前用旧矿泉水瓶灌上一瓶开水，走上大半天再回住处吃饭，这样一次投递二、三十封信。

后来我学会了制作VCD光碟，做好的光碟我随处发，自行车框里，楼道里，街道上，白天、晚上走哪儿顺手放那儿，有时巡逻的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发。我也利用中午的时间放光碟给公司里的同事看，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

那几年还见到一些大学的同学，我在学校时人缘很好，大家都很惊异于我修炼法轮功。通过和我的接触他们都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当时我们班长对其他同学说，“你们看，我们中间谁最容光焕发呀？不就是某某（指我）嘛！”三退开始后，我通过电话也帮他们做了三退。

三、反迫害解体邪恶

几年后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回家不久，丈夫就面临邪党非法开庭审判。九九年迫害之后，我和丈夫离多聚少，丈夫曾经历过多次残酷迫害，始终对大法非常坚定。因为深知黑窝的邪恶，想到丈夫可能面临的残酷迫害，心里产生了一定要制止迫害的想法。

当我的念头出现后，师父已帮我安排了许多机缘。我有幸与其他同修切磋，他们的正念和在法上的清晰认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通过学法，意识到自己救丈夫心切很大原因还是出自于情，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一）慈悲与宽容的力量

跟丈夫结婚后，我的收入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每年也给婆家几千元经济上的资助。但婆婆和兄弟却一直对我不满，婆婆曾当面直接说我“城里人就是吝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心里一直过不去，在流离失所的几年中也没与他们联系过。

回家后互相有了来往，当时我打电话给丈夫的兄弟，告诉他我想让婆婆与我一起去要人，对方却没有动静。在我再三催促下，婆婆终于来了。我到车站接到了婆婆，她表现出来对营救儿子并不上心，一边看窗外的风景，一边告诉我，她来玩几天就回去。她还带来了一封兄弟的信，信中全是对

负责人轮番找我谈话，逼迫我表态和交出大法书籍。当时我身边有一群非常坚定的同修，面对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和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大家互相鼓励，坚定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始终没有妥协。此后有些同修去了北京，走上了天安门；有些同修率先在当地印资料，讲真相，并带动当地其他同修走出来。

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两个亲人被非法关押，另两个亲人生活不能自理，孩子又小，我白天上班，晚上要起来六、七次为老人、孩子接尿，往往是刚睡着又被叫醒。虽然很苦很累，因为心中有大法，所以内心很充实，精神也很好，当时我皮肤很细嫩，白里透红。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修大法，所以平时我只想着要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大法是最好的，是真正的正法，所以处处事事都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也做得比较出色。多年后我回去看同事，单位里许多同事对我评价都非常高，他们跟我说，“你非常正直”、“我们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二、流离失所的日子

一年多之后，因为邪恶的迫害，也因为自己当时法理不够清晰，正念不足，在此后的几年，我被迫离开熟悉的城市，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靠打工为生。

当时不少熟悉的同修都被非法劳教、判刑，我一人在外，很少接触到其他同修。离开了熟悉的环境，面对昂贵的生活费和房屋租金（我当时所在的城市消费较高），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生存的压力很大。有一年的新年前后，只能住在公司办公室，晚上睡会议桌，没地方洗澡，也没地方做饭，经常就吃冷馒头配黄瓜。当时写字楼规定晚上不准住宿，但物业部的人对我很照顾，从不过问。生活上这点苦不算什么，对曾生活优越并习惯于集体学法修炼环境的我来说，孤独和寂寞是我当时最难逾越的障碍。那时我很少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学法，常被各种后天的观念和不好的思想所干扰和左右，没能及时排除，旧势力看到这一点钻了我的空子，导致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师父始终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几次在梦中鼓励我、点化我。

有一段时间，我只有随身携带的一本《转法轮》，和自己手抄的《洪吟》，得不到其它任何的资料 and 消息。但是一

邪恶没有躲避。男同修说：“我认识你吗？你给过我你的电话吗？我知道你叫啥吗？”几句问话把恶人问住了。女同修又在旁边给那几个警察讲真相。大队支书听说后过来了，说：“谁敢动他？我这就毁人。”本来要对大法弟子实施的迫害就这样被瓦解了。我要说的是，有时我们做的很不起眼的小事，只要是有利于证实大法的，我们都应该去做。警察们都想不到他们的恶行会如此快的被曝光到海外去，而且海外同修的电话又打的那么及时。使恶警们认识到他们的恶行时时都在大法弟子的注视之下。

最近一次，邪恶又要对我们当地的两位同修非法审判。在这之前，邪恶拟定的开庭日子，由于去的大法弟子多而改变。这次是选在离我们这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开的庭。我听说后，就和几个同修去发正念了。我看到了整个开庭的过程。同修见到我就哭了。我和这两个同修都不认识，但是，我们本性的一面是相通的。在这偏僻的地方，同修被绑架几个月之后，看到同修们对她们的营救，她们心中的正念只能是越来越强。其实我们能做什么，就是尽尽自己的本份而已。邪恶迫害我们，连开庭都躲着大法弟子，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总不能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不去考虑身在邪恶迫害之中的同修吧。

无求自得

我种有两个菜棚，有点田地。那里常常是同修交流的场所，特别是前几年，迫害形势很紧的情况下，这个地方还真派上了很大的用场。不光是同修交流，有些大批量的真相资料也都是先放到这里再分送给同修的。

有句谚语叫“一亩园，十亩田”，说的是种庄稼和种菜、拾掇果园花费的力气有很大的不同。要说忙，整天在地里也有干不完的活。我叔家的两个菜棚和我们相邻。我婶子虽说也修炼，但不太精進；老俩口经常在菜地里忙碌。只要是有大法的事，我是说走就走。我叔对我丈夫说：“你也不管管她，整天往外跑，都不见她下地。”

说归说，大法的事我一点也不敢耽误。地里虽去的少，常令我叔生气的事实是，我家的菜一点不比他家结的少。番茄快熟的时候，丈夫要往上抹乙烯利。这乙烯利只要一抹上，番茄往往都要早熟个五六天。我说：“不能抹，这番茄也都是有生命的，不到熟的时候，你给人家催熟了，对番茄

不好，人吃了对人也不好。”丈夫这些年来，几乎是我说啥听啥，只要是我说的对，他都不吭声，因为太多的神奇发生在我们家。象这给番茄抹药的事，几乎所有的菜农都抹。我修炼前也抹，因为不抹药，比人家下架的晚，肯定卖不到好价钱。修炼后，知道了顺其自然和所有物体都是有生命的道理，这一类事我就不做了。可是说也奇怪，我家的番茄一点也不比抹药的人家熟的晚。

我去卖菜，也是不骗不哄、老幼无欺，有时为了做大法的事，我对价钱也根本就不太执著，菜卖的还都特别快。特别是卖菜时，我给买菜的人讲真相。这一讲，可不得了，只要一讲，有时只要我一出摊，来的人特别多，即使不买菜，也都走过来听。

那时，我真是特别忙，主要是大法的事，往外县跑，给同修送资料。有大法弟子说我就是个协调人，可是，我确实都不知道什么是协调人。但是有一点，通知个事，在一起开个交流会，送资料，发资料，我是一概都做。我只觉的自己付出的和自己在大法中得到的，相比之下太少太少了。

我叔既抱怨我不好好下地干活，又叹我的命好。但是有时他也不太服气。我两家种花生的地也是挨着的，我家只有四分地，他家有八分，正好比我们多一倍。种花生时，我和女儿去种的，拉着个小犁子，种时也是稀稀落落的。女儿年龄小，还发点小脾气，说快累死她了。种完了花生她还说：“妈，别看咱种的不咋着，说不定一点不比人家的差呢，咱都有师父管着的。”

花生得打药，得薅草。我叔和我婶在花生地的时间比我要长的多。看着我家的花生地，我叔就生气，发不尽的牢骚。也真是，他家的花生看着长的很旺盛，绿油油的，棵子也大，很喜欢人。我家的花生，种的稀不说了，单就花生棵子来讲，两棵也不抵他家一棵。可是收花生时，我叔家的花生，拿起一棵来，下面是白花花的一嘟噜花生，但是有很多地狗子，都给吃了将近一半。再看我家的，看着棵子小，可是下面结的花生却出奇的多，也有几个地狗子，可几乎没有一个花生被咬过。我家收了四袋子，我叔家地比我们多一倍，也只收了四袋子，还不如我家的花生好。我叔一个劲的叹气，说：“这就怪了，一样的品种。按理说‘人勤地不懒’，怎么我老俩口整天在地里忙活，还不如人家整天不進

豪！用人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无限感激！向伟大的师尊双手合十！

我的修炼历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曾幸运的参加过师父的两期传授班，我那时很年轻，当时就觉得师父讲的道理非常好，特别是对“真善忍”非常的接受。记得当时下了班顾不上吃饭，坐很远的车匆匆赶去听课，几天课下来走路就轻得象一股风，非常的快。

我的环境比较好，家里人都修炼。丈夫认识我后，也非常接受法轮功，但我们当时人心较重，还想过人中的好日子，一直带修不修的，这样拖到九六年才和丈夫下决心真正开始了修炼，并开始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炼功。当时年轻的学员也很多，其中大部份学员在迫害后对大法都非常坚定。

一、迫害之初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已经使我及周围的同修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炼功点上也来了一位奇怪的“功友”：偶尔来一次，从不带《转法轮》，眼睛看人也不和善。虽然不知道以后形势会怎样变，但我心里却很清楚：这么珍贵的大法得到了，什么样的魔难也不能让我放弃。虽然有了思想准备，但“七·二零”大抓捕真的开始时，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无法接受，当时的感觉真是黑云压顶。心想这么好的大法都要打压，这个政府太不可理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给一位我认为修的很好的同修打电话，他很冷静，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这已经是第七个电话问我该怎么办了。”自己当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跟人不跟法，到了关键时刻，想不起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理性的思考。

第二天，我跟许多学员一起去了市政府广场和信访办，而等待我们的是一群手持棍棒的军警和摄像机镜头，还有许多的便衣特务。学员们聚拢了又被冲散，有的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又回来，这样反反复复，有的学员上访还被诬称为“小偷”强行被公安带走。政府并不听我们讲，当时心里非常的沉重和迷惘，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几天后我回到单位上班，单位见我“失踪”，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此后便是公安找我“调查情况”、单位

“忍”的法理开导她，早几天她对我说：“我还是打算把她接来住，要向你学习，善待她。”还有一同事说：“只有你们法轮功弟子才能做到这么长时间与婆婆和睦相处。”我们村里（婆婆老家）的村长和邻居说：你是村里最好的儿媳，农村里的婆媳相处不可能长时间这么和睦，你以前脾气很大，是“法轮功”改变了你。凡是认识、了解我的人，看到我信“法轮功”后家庭和睦、丈夫有钱、孩子会读书，都很羡慕。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能给家庭带来福份。

二零零四年《九评》的出现，领会到讲真相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自己退出了邪党组织，劝小孩、丈夫退团。然后劝朋友、亲戚、同事三退，劝陌生人三退。在劝退过程中，由开始怕别人说我们参与政治，到现在能很坦然的告诉他们“天灭中共”已成必然，大法弟子劝退是救人。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采用了面对面、寄真相信件、发资料等各种方式救度众生都很有效果。有一亲戚，是老年夫妇，住在外省，我得法后他们一直没有来玩过，还没跟他们当面讲真相，孩子考上大学那年他们寄来三百元贺礼，根据汇款单上的地址给他们寄去一份《天赐洪福到你家》的小册子，男亲戚就按照资料上说的做，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人感觉轻松了。他们单位有一同龄人，在平路上拐一下摔到地上，骨盆骨折。他这时才悟到：我这么高摔了下来没一点事，他在平地上摔成骨折，肯定是大法师父保佑了我。他的妻子相信了，也天天一起念。她的失眠和胃口不好的毛病好多了，人也胖了一些。后来他们到我家来玩，他们说一定要学这套功，一个星期要教会他们，我帮他们退了党、团，送了《转法轮》、单放机和炼功带给他们回去修炼。他们有六个儿子、儿媳及孙子共二十多人，给每人带了一个真相护身符回去。有一次搭单位同事（邪党徒）的摩托车回家，在车上劝他退党，他哈哈大笑，我用正念制止他：别笑，我跟你说正事。他立即止住了笑，认真听我讲完，顺从的退出了邪党组织。

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中，还有很多感人的神迹，这里不一一列举。我能稳步的走到今天，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给我指引了航向。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了我，造就了我，把我锤炼成一个坚定实修、正念正行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

地的种的好？”

因为我家的花生叫别人看来，没有一家比俺的差，可是结的花生没有一家比我的好。大伙也都赞叹，也有相当一部份相信是信了法轮功得到的福报。

我只做了这么一小点，不会说，不会写，但我就知道一点，照着师父说的做就是最对的，其它的什么都不想，因为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做好了，就看我们听不听师父的话了。我理解这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不走师父安排的路，怎么修、怎么长功啊？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放下怕心救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今年五月份，四川大地震后的一天，我去邻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救人。我把一份资料从门缝放进里面，走出不远时，突然听到后面那门“当”的一声开了，从里面急匆匆跑出一个人。那人一边象猛虎似的跑着，一边不停着大声喊着：“你别走，给我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你往我家放的是什么？”他话音未落已窜到我面前，猛的一下拽住了我的自行车，另一只手紧紧的抓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恶狠狠的说：

“你是法轮功吧？你往我家放的是法轮功的东西吧？你还有多少？在哪里？都拿出来，全交给我。”还说：“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你抓起来。现在奥运会要开了，上面对你们法轮功要求管着严着嘞，你还敢出来发资料！”我一看面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穿衣打扮说话，知道不是一般村民，很可能是便衣警察什么的。他问：“你是哪里的人？住在哪？”我不理他，心想我不能告诉你，你不配知道。

由于事情来的突然，一时让我不知所措。这时怕心也出来了，心不由的砰砰乱跳。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怎么能怕他呢？再说这一定是师父安排让他来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的有缘人。我心里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生命，我今天一定要你明白真相得救。决不让错失这难得的机会。

我明白师父就在我身边，马上请师父给我加持正念，去掉我的一切怕心、私心等所有不好的心，帮我彻底解体此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果，清除阻挡他明白真相得

到救度的一切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并念动师父赐予的正法口诀。我们大法弟子一切都由师父来管，只有我们师父说了算。我所带资料是来救人的，决不能让他拿走一份，谁也不能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

想到这我的怕心一下没了，心也不那么跳了，稳下来了。我明白是师父已给我拿掉了那不好的东西，我堂堂正正给他讲真相：“大法传下来是来救人的，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说：“你来干什么的？”我说：“来救你的，救咱村里人的！你看这几年天灾人祸有多少啊，接连不断，特别是最近四川大地震和前段大雪灾。”他说：“这我都知道。”我说：“这只是向世人的一个警示呀！以后咱这儿说不定也会遇到啊，所以我今天就是为了救人来的。”可他不信，还是拽着我不放，非让我去他家一块看那份资料上写的是啥。我想那也好，顺便给他讲讲使他明白真相，以免今后他再干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对大法犯罪不能得救。

我们一进他家，正好他媳妇从屋里出来。我一看，心里想，好啊，又多了一个听真相的。我忙向她友好的打招呼。一看她丈夫气势汹汹拽着我的样子，她先是一愣说：“怎么回事？”他说：“她是法轮功。”我说：是，我是法轮功。我就又给他们讲真相。

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哪！我看到这几年天灾人祸这么多，你也都看到雪灾、地震、大暴雨了吧，看看死伤了多少人哪，可我知道以后还多着哪，我是怕以后咱这也有什么灾难，才来救你、救咱村里人来的。这孩子不明白，拽着我不放。”他媳妇听后忙说：“放开人家，放开人家。”他放开我说：“我这刚从派出所开会回来，要不还抓不住她呢。现在对法轮功管的紧着嘞，因为奥运会近了，一旦被抓就不再放人。”

我问他：你是在咱县城关派出所上班吧。他说对。他媳妇说他别吓唬人家了。我说：“他不是吓唬，我知道这是真的。”我利用这个话题抓住时机给他们讲真相，我从共产邪党执政以来历次运动讲到文化大革命，再讲到“六四”屠杀学生，一直讲到近几年中共是怎样利用电视、报纸等一切宣传工具造谣、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我说：你们知道吗？这恶党迫害法轮功手段可残忍啦，

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转法轮》）我就强压火气，心中立即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慢慢的平静了一些，但还是走到卫生间把浴室门狠狠的摔了一下。当时我对自己没有完全达到标准而后悔，从那以后再也没打人了。后来电视上造谣诽谤大法弟子，丈夫看了后对小孩说：

“你怕不怕？快叫你妈妈别炼了”。小孩回答说：“电视里讲的我没亲眼看见，不相信。妈妈学法轮功脾气变好了，不打我了，我相信妈妈学的是好的。”他还对我说：“我们《思想品德》里写了信仰自由，他们（政府）侵犯了你们的基本权利”。那时他只有十二岁。他读高二时因学习压力大，主动对我说要看看《转法轮》调整一下心态，因他能明白真相又很有缘。高考时，得了六百多分，是高中三年来考的最好的一次，现在某大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读书。

丈夫性格比较急躁，我以前怨恨他把我气出了心脏病，也不甘示弱，经常争来斗去的；得法后我按照师父教诲的“向内找”的法理，能真心去疼爱自己的丈夫，结婚十多年来才体会到作为妻子应该具备的“贤惠、体贴”的内涵。有一天丈夫说：“我们有几年没有吵架了，不知吵架是什么感觉了”。在我被迫害期间，当时还不了解真相的熟人问我丈夫：“她学这个功到底有什么好处？”丈夫回答说：“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也好了，脾气也好了，可气的是她这么纯洁善良的好人，坏人把她抓去当作‘坏人’整”。丈夫在一个大型企业上班，单位改制面临下岗。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没费多大事两个月之内就办理好了调动手续，在另一大城市的国营企业上班了，工资收入是原来的三倍。

二零零三年秋天公爹去世，办完丧事后，就把婆婆接来与我们同住到现在，因生活习惯、文化素质上的差距难免不出现矛盾，这时，师父的法理就在头脑里显现：“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我就把矛盾当作提高心性的关、修去自我的机会。小姑子感慨的说：“嫂嫂，我现在对婆婆家好，是因为你对我娘好而感动了我，你给我树立了榜样”。有一同事跟她婆婆吵架，她婆婆气走前说：死也不来了。她婆婆有七十多岁了，她丈夫要她去接婆婆来住，她说：是她自己把话讲绝了，怪不得我。我用“善”和

我科室的负责人，我们属于职能管理部门（就我们俩人），分管下面几十个专业人员，我是她的助手，我们既做好工作，又精進实修，她是新学员（一直未公开，只有单位一把手知道），我发现她在下属面前没有守住心性时就及时提醒她，有矛盾和难题时及时交流，空闲时就集体学法、发正念。工作做的得心应手，把下属科室管理的出色，同事们看到我们配合的这么好，很羡慕的说我们是最佳“黄金搭档”。领导（一把手）很高兴的对他们说“你们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德，有你们管理那一片我就放心了。”二零零三年底年度考核评选优秀岗位时，我们机关职能科室有近三十人，只有四个指标，一把手就提了我们俩人，我当即表态：我是“真、善、忍”的信仰者，不需要用这个荣誉来调动积极性，就推荐了另一个工作也比较出色的科室负责人。那人很感动的说法轮功弟子境界高。一把手曾经在办公室公开说：法轮功是个好信仰。你看我们单位的法轮功弟子都很出色。警察来骚扰，都被他挡回去了。还叮咛我的科室负责人要她转告我们保管好自己的资料。前年我跟一把手同车去出差，在车上我拿mp3给他听“普度”，他静静的听完后对我说：“你们这个音乐很好，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有一朵绿色的莲花从前面飘来，我反复试了几次都这样。”我听后很高兴的说：你这么有缘，下次我用优盘把“普度”复制到你的电脑里，他答应了。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去，当时房子里有四、五个人，就听到他在放“普度”。

在家庭中，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得法前我打牌、搓麻将已经不能自控了，得法半年后就戒赌了。有一天，老邻居（也是以前拉我下水的）站到我家窗户下喊我打牌，我告诉她已经戒赌了，她说：“今天你不下来我就不走。”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她来考验我，看我能否放下这个赌瘾和情面，我一点也没动心，她站了二十多分钟就一声不响的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喊我打牌了。

得法前我性格很好强，丈夫、小孩不依我就生气，心情不好时就把气发到小孩身上，动不动就打人。当我学习了《转法轮》中师父讲怎样教育小孩的法理时，我就下决心做到不打人。第一次遇到小孩不听话、我气愤的握紧拳头准备挥手过去时，突然想起师父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

如老虎凳、老虎椅、指甲心钉竹签等等，到现在已活活害死了三、四千人，更惨的是他们还活体摘取这些学员的器官，如心脏、肝脏、眼角膜等来贩卖。

这时我看他原先的那凶狠的气焰没了，他俩都静静的听着。我又从古今中外的预言讲到贵州“藏字石”，讲到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我们师父在一九九二年、九三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开手给人治病的神奇情况，真是手到病除，有好多人在名牌大医院治不好的，不能治了的疑难病症经李老师调理后当场康复，使他们感动的热泪盈眶跪地拜谢，使在场的人激动万分，掌声久久不息。得到了国家和人们的高度评价，获得了国家好几种荣誉奖。那时我家有一位亲戚在北京上班，回来说：“法轮功在北京威力大着哪，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多么不好治的病他都能治好。真神呀！”说这次回来是要他有病的妻子和亲戚都找法轮功去学。您想想如真象江泽民那伙人在电视、报纸上造谣说的学法轮功怎么杀人呀等，那早就没人炼啦，用费那么大的劲来管吗？可是学炼法轮功的人在这将近十年的残酷镇压下，他们不但不放弃反而学的人越来越多。在国外那就更多了，现已有八十多个国家的人在学，他们中有好多人是研究生、博士生、科学家等。就李老师《转法轮》这本书现已翻译成三十多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书，畅销世界，难道他们都傻吗？难道中国人傻，外国人以及那些高知识的人都傻吗？唯独江泽民那伙人不傻呀。这不更证明这法轮功太好了吗？

我接着说：你在派出所上班，你一定接触过法轮功的人吧，他们是不是都象我们老师教诲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温和的点头微笑说：这倒是真的。我借机会又说：我们老师讲学法轮功的人没有敌人，对谁都得好，遇事先为别人着想，别人可以对你不好，你不能对别人不好。不是老师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看大娘这么大年纪了，难道学法轮功想要夺共产党的权当个官吗？他们都笑了。我说你们看今天这么热的天气，我冒着被抓、被关、被判的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安危来这，是图你们啥呀？我是啥都不图的，就是让你知道法轮功好。希望你记住，以后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他点头。

最后我说：请你们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诚心默念，将来在劫难中就能平安度过，有个好的

未来。他们都说好，一定记住。

这时那男青年非常和气的说：“你回去吧，别去发资料了，现在管的很紧。”我说：“这资料是我们用自己钱做的，专救人的。”没等我说完，他关心的说：“那你发去吧，可一定要小心点！别让别人看见了。”我说谢谢。

他夫妇俩将我送到门外，他媳妇又告诉我说去某地方发吧，这路怎么走好走。他们再次叮嘱，要我千万小心，别让坏人看见。我点头道谢，并重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说让他们告诉家里的亲人、亲戚也记住这九个字。我希望他们能走过劫难，有个美好的未来！

当我骑车到转弯时看见他夫妇俩还在那站着看我，象送别久别的亲人一样。从他们在听我讲真相后的思想变化来看，我知道他们已经明白真相有救了，我内心真为他们高兴。

这事过后，我忙对师父说，谢谢师父的呵护，点悟使弟子安全脱离危险，使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那时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我真是觉的千言万语难表达，总之汇成一句话：请师父放心，我一定紧跟师父一修到底，把这些大法真相资料认认真真的送给有缘人，让他们广传、快传，去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兑现我们的誓言，完成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

我得知这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的信息后很高兴、激动，总想把随师正法中的体会多写出来点与同修交流。可由于文化水平低，对法理解不深，被人心挡着，使我力不从心，直到现在，在同修的帮助下勉强写出这点儿，也算我为表达参加师父给我们大陆弟子安排的这次交流会的一点心意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 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文 / 湖南大法弟子 宋如意(化名)

我于九九年二月得法。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风风雨雨的修炼路上坚定的走过来了。下面向师尊和同修汇报近几年来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中的个人心得。

得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得法时，我还有三瓶“六味地黄丸”没有吃完。读了一遍《转法轮》后，我排了一周的脓大便，骨头里胀痛，浑身畏冷，几

天后，身体无病一身轻。我就把药送人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吃过一粒药。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就下决心要学这个功法（当时只悟到是祛病健身）。随着学法的深入，明白了修炼的内涵，真、善、忍的法理，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和重要。

短短几个月，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同事大力弘扬大法。我是在单位的机关后勤部门上班，这些科室的劳动纪律很差，只有我能正规上下班。当时领导笑着对我说：干脆每人发一本《转法轮》学习学习，劳动纪律就会变好。虽然单位没有统一发给每个人，但是有二十几人自己读了《转法轮》。其中有一人成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互相鼓励、共同精進一起走到了今天。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受到撤职、非法关押等迫害，但都没有动摇我修炼的决心。二零零一年，电视里放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当晚，政保科的头子打电话问我看了电视有什么感想？我回答他说：“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他们的做法是不符合我们师父所要求的，比方说一个老师教了五十个学生，其中一人不听老师教诲成了杀人犯，你能说是老师教他去杀人的吗？能把他的罪过栽赃到老师头上吗？”他听后没说什么就挂机了。当时我悟到：环境这么恶劣，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给大法抹黑。

在单位里，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已，在个人利益上宁可自己吃亏、脏活累活主动干，处处为别人着想，同事有烦恼的事向我倾诉时，我就用自己体悟到的佛法开导他们，教他们怎样去体谅和宽容别人，告诉他们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无私才能得到快乐。通过跟我交流，他们感到心胸开阔了许多，他们称赞我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他们看到“真、善、忍”在我身上得到了见证。办公室里有一个同事到“六一零”送调查表，她对“六一零”的人员说：你们不要整法轮功弟子了，我们单位的法轮功弟子比其他的职工表现的都要好。所以我们单位的人都不相信电视里对法轮功造谣说是×教。几年前，单位搞私房联建，要推荐几个住户代表管理资金和工程质量。大家一致推选了我为住户代表组长，他们说，相信我们“真、善、忍”的信仰，我不会欺骗他们，不会拿他们积攒下来的辛苦钱乱挥霍。

二零零二年，师父安排我又引导一名同事进入了修炼的行列。更巧的是她得法不久单位领导班子调整，她被提拔为